

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

主办

安徽文献研究集刊

第二卷

纪健生 主编

◆ 黄山书社

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 主办

安徽文献研究集刊

第二卷

纪健生 主编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徽文献研究集刊. 第2卷/纪健生主编. —合肥:黄山书社,
2004. 12

ISBN 7 - 80707 - 104 - 4

I. 安... II. 纪... III. 地方文献 - 研究 - 安徽省 - 丛刊
IV. Z122.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4789 号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地 址: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印 刷: 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3. 7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000 册

定 价: 35. 00

本刊获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任: 郜锦强

副主任: 辛景亮 纪健生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政 牛继清 纪健生 李 勇

辛景亮 张秉政 郜锦强

主 编: 纪健生

副主编: 牛继清

编 辑: 赵 敏

目 录

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	吴道弘(1)
吴孟复先生对淮北煤师院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在吴孟复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要点	郜锦强(8)
吴孟复先生学术传略	纪健生(11)
梅尧臣年谱(续完)	吴孟复 遗著(31)

文献学史研究

晚清“经世”之学的重要文献	
——也谈《皇朝经世文编》的学术价值	陈其泰 刘兰肖(57)
《新旧唐书互证》平议	牛继清(65)
胡适与《老子》年代问题的讨论	刘佰合(76)
安徽学者楚辞研究述略	任 强(85)

历史文献研究

《管子》的重数思想	李伯春(101)
《荒政辑要》的主要荒政思想	刘亚中(107)

文学文献研究

汪灏及其《知本堂读杜诗》考述	邱瑰华(116)
梅曾亮与桐城派古文在京师的传播	柳春蕊(125)
桐城诗派二题	王 成(138)

皖籍女作家研究

论桐城桂林方氏女性家庭生活与创作的关系	乔 琛(144)
合肥李氏女性诗词创作略述	郭全芝(152)

略谈吕碧城成才的外家姻亲背景	傅 瑛(157)
----------------------	----------

目录版本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传记类提要疑辨	杜泽逊(162)
读《校雠通义》札记	付秀莲(167)
《皖人书录》札记	臧志攀 杨媛媛(171)

问题讨论

朱熹《〈送陈秀才彤序〉考异》不误	赵 敏(179)
关于《儒林外史》中语言“异质”的问题	杜道流(183)

文献整理

段玉裁致邵晋涵札二通	张桂丽 辑注(187)
晦堂书录	桐城陈澹然撰 张晚霞点校(192)
芒碭山人事辑及杂诗录存	江海洲(206)

编后记	(217)
-----------	-------

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

吴道弘

我国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精于编辑业务、成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在现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

王子野,原名程扶铎,1916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不久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学问日增,思想上也不断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二秘书处秘书,兼任军政学院哲学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2年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晋察冀日报》编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直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工作。60多年来他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极大努力,有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

建国后,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曾积极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总揽编辑、出版业务全局,并负责编委会,奠定了该刊的编辑宗旨和编辑风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王子野任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领导编辑职务,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大量理论翻译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坚持做学问,追求真理。1975年,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至1982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在国家编辑事业领导岗位上,拨乱反正,落实出版政策,重视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质量,关心和提倡书籍装帧艺术,并多次撰文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后,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国家

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仍一如既往,关心出版工作。他亲自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审稿,并撰写该书“绪论”部分;经常在中央级报刊上推荐好书、评论作品。他关心和支持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为多种编辑著述撰写序文。他说:“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等,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口。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有的位置。”(1982年《韬奋与出版》一书序)王子野鼓励编辑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曾主持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编辑出版理论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还提倡编辑要读书学习、博学多能,成为通才,并要继承和发扬出版的优良传统。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编辑部建议,约请一些老编辑写一写自己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之后该刊开辟“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专栏,陆续发表了许多著名编辑所写的具体经验和切身体会,在编辑出版界起到了广泛的有益作用。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子野为出版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访问过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跟这些国家的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绩,促进国际合作出版的开展。王子野是国内外公认的享有盛誉的出版家、编辑家。

王子野的编辑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他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长期主持编辑工作,1960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

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初期,除出版《马恩文选》外,还有马列原著单行本,王子野重视序言的校订工作,特别是列入“干部必读”的部分,经常亲自跟译者联系(曹葆华等)。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后,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进

人更有计划、有系统的新阶段。继《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60年代,又开始了出版《列宁选集》的工作,王子野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介绍。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子野满腔热情地发言,希望译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国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写的前言和注释;对《全集》的装帧设计要求成为善本书。这些真诚的意见,也是他一贯的主张。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时多次讲到普列汉诺夫翻译马恩著作时增加自己注释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费尔巴哈论纲》时,就附了普列汉诺夫写的注释。在“文革”中陈伯达曾以此作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学的根据,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

作为编辑家的王子野,认真贯彻出版方针。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为了执行编辑出版分工原则,他坚决主张不出版专业分工以外的书稿,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在编辑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视出版物的质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亲自审稿,对各级编辑的审稿意见,总是写上自己的意见、看法,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很有说服力。有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翻译书稿,编辑的审稿意见很简单,王子野看了书稿以后,写道:“虽然你们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遗留下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你们的校定者和审稿者也是有意见的。”接着指出该稿译文上的不妥之处、译者杜撰的名词术语,以及误译的例子。然后又说:“希望你们从这部稿子的校定、审读的错误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改正今后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不对,也可批评。”(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往往有些译稿原文比较粗疏,即使译者是名家,王子野总是要编辑把审稿意见告诉译者,让译者自己了解后进行校改。

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不少从苏联翻译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小册子。后来认识提高了,1954年9月间,王子野在一本重印书上批语:“不再重印苏联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对于选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书的选译,必须十分慎重,可缓就缓,可不译就不译,这样做,不会吃亏”(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

王子野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的著作稿,同样认真审读。一部阐述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的书稿。王子野的审读意见是:“这部稿子只是一些数字的堆积,再插进一些《共同纲领》的引文,使人无法读下去。照此样子不作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实血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讲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头,才能读下去。”另一部学术著作的审

稿意见,是这样写的:“对苏联学者的见解要认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去抄录。但是参考书在文末须作交代。”(以上均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

王子野还经常提醒编辑部的同志,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 he 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认真严肃、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社编辑的业务素质与工作作风的。王子野除了审稿,还要审读、修改编辑撰写的图书“内容提要”文字,有时改动得几乎是重新撰写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后就建立总编辑在审读、签发书稿时,同时要审读、签发书稿的“内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还重视出版社的书刊资料工作,认为做好藏书资料工作,对培养出版社编辑人员有很大作用。

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诸如“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的校对错误等,都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做出的检查和认识。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员大会上提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三风”、“一严”问题。“三风”就是: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一严”就是一切从严,首先是政治上从严。从编辑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环节都要求严字当头。选题组稿、审稿、加工要严,出版校对也要从严,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要从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

王子野还认为,提高书稿质量,首先必须依靠著者、译者、编者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强编辑工作,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外,同时还应当推动著者、译者和编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双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

讲到出版社要团结一大批认真著译的作者,总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在编辑访问作者的“访问记录”上写意见、作提示,有时还在全社人员大会上表扬或批评,还提倡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出版社做学术报告;他自己跟曹葆华、曹汀、朱光潜、吕振羽、季羨林、戈宝权等一大批学者专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

其实,王子野对于社会上人才的重视与爱护,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时,将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王荫庭,请到出版社来让他翻译作品,发挥专长。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子野满腔热情支持、鼓励安徽一

位美学家郭因出版学术著作。郭因的两本专著《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和《艺廊思絮》，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和向王子野的赠书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学者徐学林，研究徽学，学有专长，对安徽出版史情有独钟，写出过大量的论文。王子野对他十分关心和鼓励。我很了解王子野对于人才的爱护和对有价值书稿的重视，只是他不愿意多说自己是怎样做的。

图书质量是由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构成的。王子野对于图书的外观形式——装帧设计也是十分重视的。无疑，这和他的哲学、美学素养，以及对艺术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编辑编辑岗位上经常关心图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为封面设计出主意。

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凝结着王子野的心血和贡献。1985年纪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时，王子野用秀丽的行书写下这样的题词：“乐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对他自己服务、献身编辑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

二

早在建国前后，王子野有过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经说到自己对哲学、美学的爱好，到北京以后，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是编辑出版工作。不过，王子野又确实干了一辈子的编辑。王子野是编辑家，然而他又是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位勤奋的翻译家。他对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有很深的修养，对翻译工作也很有造诣，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撰写哲学、美学、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出版过多种著译单行本。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槐下居丛稿》就是他几十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结集。

1991年11月，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绩溪召开。王子野被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胡适的同乡和后辈，他作了题为《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的发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开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对胡适的学术思想采取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回来。”

……我以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

作为学者,王子野博览群书,勤于钻研,他藏册极富,坐拥书城。他是珍爱图书的藏书家,又是广泛涉猎的学问家。人们很惊奇地发现,王子野面对大量藏书,但又随时能够找出来使用。在王子野的读书习惯中,对于外国文学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欢对照外文原文进行阅读。他懂得俄、英两种文字,去世前几年还在自学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这位白发老人正面对着电视机认真地学外文。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也是编辑家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是使他集编辑家与学者、评论家于一身的重要原因。

80年代以后,人们经常能够见到王子野的书法作品。从图书刊名题字、题词到条幅,生动的行草或古朴的篆隶,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书法家的王子野。其实王子野的书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过去忙于编辑业务和出版领导工作,无暇顾及。这几年他有更多的时间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书则倾慕于右任体,而又着意融合诸家,化为己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子野在书法上的成就,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基础。他很喜爱中西绘画,他的藏书有大量的中外画册,对作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经为画家袁运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评论。他能刻竹、治印,这些艺术修养使他的书法别具神韵,我曾见到过他挥毫书写碑记。

三

跟王子野共事合作过的,或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都会一致称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畅晓达;同时也会觉得他讲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讲话、做报告时往往缺少鼓动性和条理性。平时相处,容易见到他不苟言笑、严肃庄重的一面,不易发觉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一面。

50年代在出版社时,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很爱聊天、说笑话。他称赞一个工友的工作有条理,说他有“大将风度”。一次,北京东城智化寺举办个人采集的蝴蝶标本展览,他见人就介绍。只要读一本好书,不住地向人推荐;如果是一本不满意的书,也要说出批评意见。跟他在一起开会,晚上喝了点酒,就会闲聊,从学问到生活,无所不谈。

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极其认真、细致而又有条理。他日常伏案读书、写作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书本和笔纸放得很有规律。书桌抽屉里的东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净几,为他创造了文思如涌、学问日进的良好环境。

1993 年春天,我去拜访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在初中学习的孙子小遥。在小遥居室的墙上,我见到王子野用工整楷书写的几句话:

多做好事,少说空话,
先做后讲,做了不讲;
别人的好事,一件不忘,
自己好事,做了就忘。

这是王子野赠给他后辈的座右铭。我觉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应该说,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铭。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同样需要在编辑出版界大大提倡和发扬的。

【补记】 11 年前,王子野同志不幸身患癌症,住院后,我曾去协和医院探视。他面容消瘦,说话也不多,但还是关心出版界的情况,谈到我正在编辑的《出版史料》杂志时,他表示做好出版史料的抢救、整理工作很重要。在病危期间,他还对前往看望他的新闻出版署主要负责人讲:“提高出书质量是最重要的。”然而药石罔效,终其天年,王子野同志于 1994 年 2 月 16 日在北京逝世。他眷念家乡,归正首丘,清风明月,与黄山之松长伴,永远陶醉在故乡的灵秀之地。

(作者:吴道弘,中国版协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编审)

吴孟复先生对淮北煤师院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在吴孟复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要点

郜锦强

吴孟复先生作为皖省著名学者,于1975年至1987年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工作了十二年。吴先生读书治学,教书育人,学术与人格合一,著作与教泽并存,对学院的学术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一 吴孟复先生对淮北煤师院的学术贡献

1. 1975年初,吴先生由砀山下放地到安徽师大淮北分校,与葛旭初教授一文一理,双峰并峙,使煤师院建校之初即具有较高的师资水平与学术起点。

2. 吴先生一到校,即投入教学科研第一线,讲课、编讲义、写论文,当时所编油印和校印刷厂铅字排印本的讲义、教材,至今仍为人珍藏。

3. 吴先生亲自指导中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口讲指画,诲人不倦。当时安师大淮北分校与阜阳分校皆有“大词典编写组”,先生亦往来两校指导。

4. 1979年,吴先生主持煤师院图书馆工作,不顾体弱多病,亲自外出采购图书,主持编目,指导业务学习,使图书馆工作迅速走上正轨。

5. 1979年底,吴先生筹办并主编《淮北煤师院学报(文科版)》,他组稿、审稿、改稿,甚至将自己搜集的资料与研究心得用来帮助别人写稿。他还把自己重要的学术成果送学报发表,却主动不拿稿费。

6. 1981年,吴先生主持中文系工作,除行政事务外,他还兼任市人大常委会、省人大代表、省民革常委以及好几个学术社团的职务,但开课最多、科研成果也最多。

7. 吴先生已出版著作10种,发表论文上百篇,这些成果基本上是在煤师

院时期完成或酝酿成熟的。淮北是他的学术收获之地,他也视淮北为第二故乡。

8. 为扩大对外学术交流,更有利于人才培养,吴先生亲自出面聘任上海等地知名学者近 20 人为中文系兼职教授,为中文系开课、开讲座,指导青年教师。其中蒋孔阳、濮之珍、张斌等就曾与我院青年教师订立过师徒合同。

9. 1985 年,吴先生主持古籍研究室(后改为所)工作,同时关注安徽文献研究与全省古籍整理,使煤师院虽然隶属于煤炭部,但古籍所一直以乡邦文献的研究与整理为重点。

10. 1986 年底,吴先生主编由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与淮北煤师院合办的《古籍研究》杂志;1994 年底,又联合安大、山大、煤师院三校古籍所使因故停刊多年的《古籍研究》复刊,这份杂志现在国内外均有一定的影响,吴先生功不可没。

二 吴孟复先生在淮北煤师院的学术影响

1. 吴先生至今仍是煤师院的第一学术品牌。凡遇到省内外高校学者,大多问及吴先生,凡读过其著作者,均表示仰慕之情。

2. 吴先生之名在煤师院播在人口、深入人心,中文系每年新生入学教育,必讲吴先生的道德文章。

3. 吴先生当年亲自培养的人才,在煤师院的,在各类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离开煤师院的,也都以自己的突出业绩,扩大着煤师院的影响。

4. 吴先生勤苦治学,以学术为公、求实求通的学者风范,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吴先生献身学术、视学术为生命的精神,一直鼓舞着他的后继者。

5. 吴先生志在弘扬朴学,振兴皖学,其热爱乡邦文献、献身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努力,是煤师院服务安徽的精神象征。

6. 吴先生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文献学专家,在他主持过工作的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是省重点扶持学科,并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7. 吴先生是皖省学术名家,他主编过的《淮北煤师学院学报》,特辟“20 世纪皖籍名家研究”专栏,研究吴先生的文章已发表数篇。

8. 吴先生是图书馆管理专家,安徽师大十年图书馆的实践,使他对图书馆情有独钟,他主持过工作的图书馆至今仍有人在继承他留下的传统。

9. 吴先生是古籍整理与研究的专家,他主持过工作的古籍所,还有作为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是吴先生学术影响最大的单位。

10. 吴先生主编过的《古籍研究》杂志,现在由省古籍办和安大、安庆师院、煤师院三校古籍所合办,2004年由安大出版社正式出版,学术质量与影响均有较大攀升。

淮北煤师院在吴先生生前,把他看成是学院的瑰宝,尽可能地为他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和学术条件,从日常生活、医疗保健到教学、科研,从经费使用、图书利用到职务安排、家事处理甚至住院送饭、出门陪伴等大大小小的事,都体现了领导对他的关怀与尊重,也表达了同志、弟子们对他的景慕与感激。在吴先生身后,煤师院仍一直把他视为本院的学者,给予宣传、纪念。去年30周年校庆图片展中,吴先生的照片被安排在突出位置。

今年,我们为吴先生做了两件事:

1. 吴先生历五十年成稿的《梅尧臣年谱》,经整理,前半部分业已发表在《安徽文献研究集刊》第一卷上,将于年内在第二卷中续完。而这也是吴先生生前最为期盼的一件事。

2. 煤师院学术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稿》。该书稿集录吴先生与安徽文献有关的序跋、评论及安徽学者年谱、佚事等二十余篇。现已确定篇目,正在整理、校对,拟由黄山书社年内出版。

(作者:郇锦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

吴孟复先生学术传略

纪健生

吴孟复先生,名常焘,字伯鲁,改字孟复,以字行;号山萝,别号勉堂,室名商遼室。1919年2月3日生。因祖居安徽庐江县之吴家小圩子,地近著名的三河镇(今属肥西县),故亦称三河人。

先生幼时,其家在江北的庐江和江南的郎溪有些田地,在芜湖城中亦置有房产,家道还算殷实。先生为长孙,深得祖母喜爱,出生不久,即抱在身边,亲自照看,一应衣食眠起等事不让别人插手。稍长,便口授诗词,先生聪颖异常,往往一过成诵。由是更受祖母宠爱,五岁即送入私塾读书。先生于书盖有宿缘,不仅读书勤奋,而且要每日必读书,才能精神好,吃饭香;每晚必读书或背书,才能入睡快。有一次发高烧数日,昏迷不醒,家人心急如焚,忽于半夜醒来,张口便要拿书来读。祖母虽对他宠爱,但并不溺爱,经常严加督责。也不时劝勉他说:“只要你争气,好好读书,将来有成,也不枉我疼你一场,别人也不至于说我偏心了。”又常讲些族中旧事来激励他,如说某族人因读书无成,没中个举人秀才的,与有“功名”的人打官司,人家在堂上站着讲,自己只能在堂下跪着说,先折了锐气,有理也变成了无理。在先生幼小的心灵里,便产生了非刻苦读书不可的压力。初读《四书》是听别人朗诵记住的;尤喜读《孟子》,从孟子与梁惠王很传神的对话中,他初步领略了读好文章的愉悦感。读《四书》的同时,他还自己读了《尔雅》、《说文解字》,虽是朦胧看过,却也产生了对语言文字的兴趣。8岁时,已能写诗作文,有“风吹荷叶见游鱼”之句,一时被乡人传为美谈。

11岁时,离开祖母怀抱,到芜湖接受父亲管教。父亲很严厉,对读书抓得更紧。家中厅堂内悬一联:

光阴迅速,纵时刻读书写字,能有几何?恐至老无闻,趁此日埋头努力;
世事艰难,即寻常吃饭穿衣,亦非容易。念在勤不匮,免他年仰面求人。